

“武汉大学图书分类法”序言

何定华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全体师生在一九五八年的教育革命运动中，比較彻底地批判了图书馆学方面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学朮思想。在这个基础上，会同本校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将日常流通的二十三万多册图书，重新分类編目。这是图书馆工作中的重大改革，也是图书馆学系的教学为政治服务，理論联系实际的重大措施。在图书改編的过程中，全系师生鼓足革命干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彻底揭发和批判了皮高品教授編的“中国十进分类法”的反动本質。同时也批判了那些好心腸的人，認為改編几十万册图书是复杂的技朮，必須依靠专家，即非羣众的力量所能办到的議論。他們在党的领导下，不到一个月時間，創造性地完成了图书改編的任务。为了总结这段实际工作的經驗，为了編写新的图书分类法教材作好准备，也为了紀念破除十几年来迷信旧分类法的胜利，并为編制新分类法探索一个途徑，他們繼續鼓足干劲，自己編制了一部新的图书分类法。經過多次修改，現在正式出版了，作为科学研究的成果向偉大的国庆十周年紀念日献礼。

这部分分类法的出版，是图书馆学系在教育思想上和学朮思想上开展两条道路斗争的结果。該系在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时候，集中地揭发和批判了皮教授的教育思想和学朮思想。二十多年前，皮高品教授发表了他編写的“中国十进分类法”。这部分分类法是編者抄襲杜威分类法而編成的。它是为国民党反动政治服务的工具。其政治反动性是相当明显的，而科学技朮性却非常薄弱。但是皮教授直到現在对这部反动的分类法既不願否定，也不肯批判。一九五六年他又編写了一部“新中国图书分类法”，但因为仍然是皮氏“十进法”和反动的“杜威法”的改头换面，所以沒有出版。在教育革命中，当图书馆学系全体师生批判皮氏分类法的时候，皮教授还强詞夺理地辯解說，“我那部分分类法在当时还是先进的著作，因此出版时，我的朋友曾經为我的生命担忧”。还說：“那部分分类法至今还有参考价值”。但是鉄的事实是无法否認的。在皮氏分类法里，把国民党党义作为特藏部分列于分类法的首位，而把科学的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派別和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并列。他把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同起来。他把共产主义叫做赤化主义，把工人阶级在旧社会的罢工斗争說成是鬧工潮，把所謂滿蒙問題列入国际問題，把祖国的領土台灣称为福摩薩列入日本帝国主义的版图。这种安排本身，就足以說明皮氏分类法在国民党反动統治时期的所謂“先进的著作”以及它如何为国民党反动政治服务的本質。問題不仅如此，皮氏分类法还充滿着大量黃色的低級趣味的类目。由此可見，皮教授的政治态度、学朮思想和治学方法是和我們根本不同的。用皮氏分类法对照我們的新社会新文化的标准和要求，恰好是一部反面教材，而它的編

者皮高品教授当时的态度，仍然维护他的那部著作，不肯自我批评，且不许别人同他有所商榷，俨然以反面教员自居。图书馆学系师生面对这一事实，应当采取什么态度？从来沿用皮氏分类法进行图书分类的图书馆，又应当采取什么态度？问题很明显，必须动员起来，采取措施，从学术思想上彻底批判它的反动本质，才能在图书馆学系的教学工作方面实行彻底的改革，从而开始建立新的教学体系。全系师生和全馆工作人员都认识到这是一场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思想斗争。他们一致行动起来，一面改编图书分类排架，一面对皮教授和他的分类法的反动思想本质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掀起了一场拔白旗插红旗的思想斗争。这场斗争终于取得了预期的胜利。这个胜利不仅在于拔掉了本校图书馆长期沿用的皮氏分类法这面白旗，还在于为贯彻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针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图书馆学系全体师生通过这一场政治思想斗争和图书改编工作，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和丰富了业务知识。对于皮高品教授也进行了一次有力的帮助，促使他对党的教育方针开始有所考虑。

我们认为大破之后必有大立。图书馆学系师生提出编写一部图书分类法的要求是合理的，也是力所能及的。应当加以领导和支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贯彻执行以来，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的高潮波澜壮阔地进展，各种类型的图书馆有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新的科学部门不断地出现，新书大量出版，读书运动普及全国，这都要求有一部能够反映新时代文化特点的新型图书分类法。图书馆学系全体师生边学边做，苦干巧干，终于在短短一个月之内，顺利地完成了编制新型图书分类法的任务。这一事实雄辩地说明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和教育为政治服务的教育方针的正确性和优越性。当这部分类法草案（油印本）送请国内部分图书馆征求意见以后，引起了国内图书馆界的极大注意。他们纷纷来信表示祝贺，要求寄赠给他们参考或采用，同时也要求对这部分类法草案进行一次严肃认真的修改，正式出版，以满足全国图书馆界的迫切需要。这对于图书馆学系师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支持。于是他们从去年十一月起，分别组成若干工作组，再一次鼓足革命干劲，从事紧张的修改工作。他们在修改以前，先用草案到各类型图书馆去进行试分，通过实践发现问题，然后又分头走访五十多个图书馆和有关的专业单位，并与他们座谈百余次，解决了许多他们自己所难以解决的问题。最后还邀请武汉地区从事图书馆实际工作的同志举行座谈会。此外，用通信方式要求本校图书馆学系历届毕业同学向各方面广泛征求意见。多方面努力的结果，发现大小问题一千多个，经过仔细的分析研究，都较为妥善地解决了。在被采纳的意见中，有些是很宝贵的。例如文学类，草案的排列是先体裁后国别，访问时许多人都认为这样把同一国家的文学作品分散处理的办法不恰当，容易混乱，不便使用。他们根据这种意见，改为先国别后体裁。又如在修改艺术类的音乐部分时，得到湖北艺术学院图书馆同志们的大力帮助。草案中“普通乐理”类下分“音律”、“音阶”、“音程”等三个细目，而在“声乐”类下又分“呼吸”、“共鸣”、“咬字”等三个细目，这是多余的。因为事实上很少有属于这些细目的书籍，所以把这些细目都取消了。再如在“医药、卫生”类，草案中把“巴甫洛夫学说与医学”当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医药、卫生”的具体体现，故没有列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医药、卫生”，而把“巴甫洛夫学说与医学”放在“党和政府关于医药、卫生的政策，决策和指示”类的前面而列于第一位。在访问武汉医学院的时候，才发现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医药、卫生”这一类的书籍，所以重新安置了类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医药、卫生”放在第一位，而把“巴甫洛夫学说与医学”放在“党和政府关于医药、卫生的政

策、決議和指示”的后面列于第三位。还有如气象学，草案中把它附在“地質，地理科学”大类中，后来有人認為气象学是一門独立的科学，應該自成一大类，于是也依此作了修改。此外，有些类目需要增添，如“普及哲学”等，有些类目需要調动，如“倫理学”等也都作了修改。类似的例子还不少，就不一一列举了。对于这样大量而宝贵的意見，圖書館学系师生都認真負責地进行了研究和修改。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值得提倡和繼續发揚的。

这部分类法的体系、在編制过程中从始到終貫徹了以下几条原則：

第一：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澤东思想的指导原則。在本分类法中它不仅作为一个大类列于整个分类表的首位，同时在各大类中也列为首位。毛澤东思想还单独地突出成立类目和党的政策在各大类中都列于显著的地位。

第二：理論联系实际的原則。这主要反映在自然科学的类目中，采用科学理論和应用技术合一的办法。过去的分类法都是把两者分开的。在編制本分类法的过程中，科学技术界有人提出科技合一的問題，有些圖書館工作者也提出科技合一的意見。据此本分类法作了大胆的尝试，采用科技合一的办法。

第三：厚今薄古的原則。在类目的安排方面，把现实意义較强的类目排在显著地位，而对于现实意义不大的类目則排在不甚显著的地位。

这部圖書分类法，是在教育革命过程中产生的，是羣众集体智慧的結晶，是学朮思想批判的胜利成果，它又經過实践的檢驗。但是由于經驗不足，編制時間也比較短，缺点和錯誤自然难免。希望研究圖書館学的同志們以及使用本分类法的同志們毫不吝惜地提出宝贵的意見，使本分类法将来再版时，进一步加以修改。

圖書館学系全体师生在編制本分类法的过程中，得到本校各系有關人員的协作与支持，特別得到武汉地区圖書館界及其他有關人員的热忱幫助，使本分类法超出了本校圖書館学系全体师生集体創作的范围，成为武汉地区圖書館界及其他有關人員的集体創作，从而保證了本分类法具有一定的質量和相当的稳定性。这是共产主义大协作的成果，也是在科学研究工作中貫徹集体主义精神的优越性的具体反映。

1959年2月20日